

版本通義

反

本

通

義

變

甚

博

著

古

籍

37.6

390

版本通義

錢基博著

讀者的批評和意見，請寄至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古籍出版社編輯部。

版 本 通 義
錢 基 博 著

*

古 籍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東 總 布 胡 同 十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七號)

外 文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46·開本787×1092 1/32·印張3 9/16·字數60,000

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一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數 1—4,000

定價 (7) 0.82 元

版本通義敘目

原始第一

歷史第二

讀本第三

餘記第四

余讀官私藏書之錄，而摘其所以論版本者，觀於會通，發凡起例，得篇如右。繕寫定，因爲其序論曰：

於戲！版本之學，所從來舊矣。蓋遠起自西漢，大用在讐校。劉向別錄：「讐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讐也。」文選魏都賦「讐校篆籀」李善注引風俗通曰。及其讐校中祕，有所謂中書，有所謂外書，有所謂太常書，有所謂太史書，有所謂臣向書，臣某書，廣蒐衆本，讐正一書，然則讐校所資，必資衆本：於時，書有寫本而無版本也。至宋岳珂刊九經三傳，稱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晉天福銅版本，

京師大字舊本，紹興初監本，監中見行本，蜀大字舊本，蜀學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讀附音本，潭州舊本，撫州舊本，建大字本，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舊本，併興國丁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舊本注疏，建本有音釋注疏，蜀注疏，合二十本，專屬本經名士，反覆參訂；而於是事讐校者言版本。方是時，吾錫尤表延之著錄所藏，爲遂初堂書目，特開一書兼載數本之例；而於是治目錄者言版本。既以附庸蔚爲大國，寢熾寢熾，逮於清代，版本之學，迺以名家；而吾蘇爲獨盛。先是明神宗間，吾宗牧齋尙書收書特重宋版；於烟煤賦蠹中，闢此徑塗。而一脈相延，沾沾倭宋；則同里毛管子晉、錢曾遵王繩其修武；有蘇州黃丕烈蕘圃、顧廣圻千里緝爲續緒；其後錢唐之丁丙松生，歸安之陸心源存齋，獨山之莫友芝子偁；又其後長洲之葉昌熾鞠裳，江陰之繆荃孫筱珊，長沙之葉德輝煥彬；版崇宋元，學擅讐校，炳炳琅琅，咸有述造；亡慮皆衍黃丕烈之緒者也。毛錢所記，豈無罕異？而逕塗粗闢，闡揚未弘。恢張絕業，莫如黃氏。而顧廣圻實爲承弼；古鈔舊槧，賞奇析疑，默識神解，不同尋常；沾溉後生，以詡奇祕。其尤甚者，乃至如陸心源之爲儀顧堂題跋，蓋掩黃丕烈之讀未見書齋讀書錄以爲己有，見錢唐汪康年穰卿雅言集。公然盜襲，曾不恥愧！而博摘誦諸家，刪次其要，參互鉤稽，積久成帙，董而理之，以箸爲篇。惟是神識尤

資目驗，一見逾於百聞。千元、詒宋，其有可徵，則以北京、南京兩圖書館所藏爲據；而古籍景繙，則多取材於涵芬樓。按圖索驥，求之可得；景響之談，勿爲迷罔。修辭立誠，庶幾君子。世有覽者，幸垂鑒焉。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日無錫錢基博初稿。一九五五年五月重校。

版本通義

原始第一

三代方策，遐哉邈矣。炎漢初興，書皆竹帛。其後劉氏父子向、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班固刪其要，成漢書藝文志以備篇籍。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稱篇稱卷，不一其辭。所謂「篇」，竹書也。「卷」，則帛書也。後世書不用竹帛，雖仍沿用舊稱，但含義已新矣。

古書止有竹簡，曰汗簡，曰殺青。汗者去其竹汁，殺青者去其青皮。漢劉向別錄云：「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而書竹簡必以刀刻；故史記稱蕭何爲秦之刀筆吏。風俗通義：「劉向典校書籍，先書竹，改易寫定，可繕寫者以上素。」蓋西京之末，猶用竹爲多。故劉向以中古文尚書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多脫簡。而漢書藝文志所載，亦篇多於卷。

也。後漢宦者蔡倫因縑貴簡重，不便於人，以意造爲紙；史稱莫不從用。然考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取爲帷囊，而吳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以寫經書。至清光緒末，英國印度政府教育部遣部員岡加利人斯坦因以一九〇七年遊歷中國，而取道新疆之天山北路，由和闐而東，橫渡羅布大沙漠以抵敦煌，而蒐得漢晉木簡九百九十一，大抵邊戍往來之公文與軍中簿冊，起兩漢以迄隋唐之際，而東漢爲多；則是東京之世，猶盛竹帛，而紙未大行矣。

書序正義引顧氏曰：「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春秋左傳杜預序疏引鄭氏論語序：「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聘禮疏引鄭氏論語：「易、詩、書、禮、樂、春秋皆尺二寸。當依左傳疏引作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而稱書爲一冊，必由簡策之策而來。說文解字：「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籀，古文冊，从竹。」又竹部：「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从竹，付聲。」蓋一長一短相比謂之冊，六寸分合謂之符，故冊可推稱於符命，而符不可轉稱爲書冊。凡竹簡，必編以繩，亦護以革。史記孔子世家稱其「晚喜易，韋編三絕」。虞世南北堂書鈔引劉向別錄：「孫子以同巳殺青，簡編以縹係繩。」南史王僧虔傳：「楚王冢書青絲編。」然則今人言編輯，固猶沿其舊稱矣。冊本通作策。說文解

字「策，馬箠也。」別爲一義。然漢人通借策作冊。禮記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左傳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昭三年：「鄭伯如晉。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是冊卽策之證。至漢末，則通行以策爲冊。蔡邕獨斷云：「策者，簡也。禮曰：『不滿百文，不書於策。』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王充論衡云「短書俗記」，卽策之短者。其次一長一短，兩編書，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劉熙釋名：「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諸下也。」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鄭注：「策，簡也。」正義：「策是衆簡相連之稱。」然則古書以衆簡相連而成冊，今人則以線裝釘而成冊，沿其稱而異其義矣。此古簡冊之制。惟一九五三年七月，湖南長沙出土之戰國竹簡四十二；每簡字多者二十一，少祇二字；長不及尺；亦未殺青，而以墨書。斯坦因所獲漢青木簡，亦以墨書；每簡字少者二三，多不過六七十字，未有滿百文者；簡之長者在尺以外，亦有長二尺者；亦未見「韋編」「縹係」以相連。長沙出土之戰國竹簡亦然。此皆所謂「短者半之」之「短書俗記」耳，所以「簡」而不成其爲「冊」，未足以云備物也。

至帛之爲書，便於舒卷，故一書謂之幾卷。卷之心必轉以圓輓，兩頭稍長，出於卷，餘

出如車軸，如今裝裱之書畫然。然卷軸之制，其始以裝縑帛；漢魏以後，遂施於紙。隋書經籍志：「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煬帝卽位，祕閣之書，分爲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舊唐書經籍志：「凡四部庫書，皆以益州麻紙寫。其集賢院御書：經庫，皆鈿白牙軸，黃縹帶，紅牙籤。史庫，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綠牙軸，朱帶，白牙籤。」蓋隋唐間，簡冊漸亡，存者止卷軸。故一書又謂之幾軸。韓愈詩：「鄭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三萬軸，卽三萬卷也。此古卷軸之制。其有流傳於世者，稱爲卷子本云。

夫筆行而刀刻廢，紙行而縑帛廢。日趨便易，造述愈滋。故向歆著錄，見於漢書藝文志者，財萬三千。至唐修隋書經籍志，則幾六七倍焉。開元時，兩京書庫所儲，則幾十倍之焉。唐以前書，皆寫本。而唐人寫本之僅存者：在清同治之初，獨山莫友芝子偁得唐寫本說文本部卷子，有人張之以詩，蓋矜罕之甚焉。至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甘肅敦煌千佛洞莫高窟石室發見古籍；而六朝及隋唐人所寫卷子本書，多至數千種。越八九年，英國斯坦因與法國伯希和先後至此，相載以去；蓋夥頤沈沈矣。其中四部書，爲我國宋以後所久佚者：經部則有

未經天寶改字之古文尚書孔氏傳及陸氏經典釋文，虞信春秋穀梁傳解釋，鄭氏論語注，陸法言切韻。史部則有孔衍春秋後語，唐時西州沙州諸圖經，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以上並伯氏所得。子部則有老子化胡經，漢法俱有之。摩尼教經，北京圖書館藏一卷，法國一卷，英國亦有殘卷，書於佛經之背。景教經。德化李氏藏志玄安樂經宣元至本經各一卷，日本富岡氏藏壹神論一卷，法國國民圖書館藏景教三威靈度讚一卷。集部則有玄謠集雜曲子，其書藏倫敦博物院。及唐人通俗詩小說各若干種。漢法皆有之。而已逸四部書之不重要者及大藏經論，尚不在此數。皆宋元以後所未見也。上虞羅振玉叔言曾蒐伯氏所寄之影本，結集爲敦煌石室遺書、石室祕寶、鳴沙石室逸書、鳴沙石室古籍叢殘、鳴沙石室佚書續編以行於世。

世傳唐版書，則以斯坦因在敦煌石室發見之唐懿宗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印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藏諸倫敦之不列顛博物院者爲最可傳信。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爲二親敬造普施」一行；卷首有佛說法圖一幅，畫筆線條細勁；而字體則渾厚勁拔，體兼顏柳；此爲全世界僅存有年代最古之版本書。宋版書之佳者，字體每帶歐虞神味；元人所刻，與宋版書較，已帶匠氣。而以咸通本金剛經與宋版書比，又顯然有雅俗之分。一則古拙錯綜，一則整齊呆板。是故古版書之可貴，就藝術而論，即在其能保持率真之氣而不流于匠俗爾。敦煌石

室印版書，又有加句靈驗本一切如來尊勝陀羅尼；上虞羅振玉叔言曾爲之景印於宸翰樓叢書中，其字畫純樸，視咸通金剛經更爲率真；雖無紀年可考信，而羅氏則斷之爲唐刻；其根據爲第二行「國師三藏大廣智不空譯」之「國」字上空一格；可謂現存版刻之最古者。

夫唐書版刻，始于佛典；而其漸推及儒書。據唐柳玭家訓序云：「中和三年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爲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浸染不可曉。」則是字書小學有版刻矣。薛居正舊五代史唐書明宗紀：長興三年二月辛未，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從之。漢書隱帝紀：乾祐元年五月己酉朔，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宋王溥五代會要卷八經籍載：周太祖廣順六年六月，尙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世宗顯德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准敕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請兵部尙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于是經典有版刻矣。又舊五代史和凝傳云：「平生爲文章，長於短歌豔曲，又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於版，模印數百帙，分惠於人焉。」又貫休禪月集有王衍乾德五年，曇

域後序稱：「檢尋蕞草及闡記憶者約一千首，雕刻成部。」於是集部有版刻矣。若其時諸書刻本，自來未聞藏書家收藏。獨敦煌石室出唐韻、切韻二種，爲五代細書小版刊本；法人伯希和所取而儲入巴黎圖書館者是也。此五代版刻之廬存者。宋葉夢得石林燕語稱：「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爲之爾。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朱翌猗覺寮雜記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鏐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鏐版爲正，見兩朝國史。」據葉朱兩家論之，則謂刻板實始於唐末矣。比得敦煌石室唐經刻本，乃知版刻不始唐末，而遠在咸通以前也。雖然，竊有疑：

漢印有陽文，梁碑有反刻，皆與刻書之法爲近。然隋以前人，何以不解刻書？若用刻印刻碑之法，刻爲木板，不過一轉移間，可以省人鈔書無窮之工力。然而無人焉，觸類旁通，刻一書版，以省鈔寫之勞！而大部經書之刻成石經者，亦僅以供人之鈔錄；非若後世之搨成墨本。由此可見一事一物之發明，必待機緣湊拍，不第刻書已也。中國之有刻本書，亦有謂始于隋者。然今日可見之最古刻本，尙未有早於敦煌石室咸通本金剛經者。其中以因緣，忽然有人悟出鐫刻反寫之字於木板上，刷墨加紙，印成正書；一版之文，可以化成千百萬本

之數，亦無紀載可考。所可知者，自唐武宗會昌以降，雕版印書之風已盛。至咸通而紀者特多；當時印書之地，有東都、江右、江東、益州等處，遠而及於敦煌，蓋已司空見慣，習爲故常矣。

由唐而至五季，刻書者益多。後唐長興之國子監刻九經，厥爲監本之始。而先于後唐之刻經書者，則有孟蜀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命其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等書，刻版；似蜀中刻工特多于他處。而近以杭州雷峯塔於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傾圮，中藏吾祖吳越忠懿王刻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一卷，印模工麗，白棉紙，長營造尺七尺六寸，闊二寸五分，韜以黃綾。此亦五代版刻之僅存，而爲人間之瑰寶已。述原始第一。

歷史第二

言版本者斷自宋，世人尤所矜重。然新城王士禎阮亭居易錄有云：「今人但貴宋槧本，顧宋板亦多訛舛，但從善本可耳！如錢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參詩從宋刻作『兩脚但如舊』而注其下云『陳本作雨』；此甚可笑。」嘉定錢大昕辛楣十駕齋養新錄論宋槧本曰：「今人論宋槧本書，謂必無差誤，卻不盡然。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板，而略不校讐。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爲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張淳儀禮識誤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舉各本異同甚多，善讀者當擇而取之。若偶據一本，信以爲必不可易；此書估之議論，轉爲大方所笑者也。」然按蘇軾東坡志林稱：「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而葉夢得石林燕語則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自書籍刊鏤者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減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

誤。世既一以版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則是不待南宋初，刻書已不能無誤矣。甘泉焦循理堂爲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序云：「學者言經學則崇漢，言刻本則貴宋。余謂漢學不必不非，宋學不必不誤。」誠哉是言，可爲拘墟者發墨守也。

宋時官刻書有國子監本。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有晉天福銅版本，蓋宋監本之所自出。而葉夢得石林燕語稱：「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鑄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謬亡闕，始詔館職讎校。曾鞏等以祕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北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尙少。」此國子監刻經史之可徵於北宋者也。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監本書籍，紹興末年所刊。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張彥實待制爲尙書郎，始請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鑄板頒行。從之。然所取者多有殘缺，故胃監刊六經無禮記，正史無漢書。二十一年五月，輔臣復以爲言。上謂秦益公曰：「監中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鑄板；雖重有費不惜也。」由是經籍復全。」此國子監刻經史之可徵于南宋者也。宋監刻之僅有存者：國立北京圖書館藏有監本春秋穀梁注疏殘冊；南

京國學圖書館藏有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禮記殘冊，有監本纂圖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有鈔配。有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有元明修補葉。有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有元明修補葉。而南京之公穀注疏半頁十行，經傳不別，傳下注及集解亦不標明，惟疏文則冠一大「疏」字於上；與北京之穀梁殘冊同一款式；蓋出一刻也。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亦藏有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與南京圖書館所藏同。而同縣丁祖蔭初我撰鐵琴銅劍樓書影識語，稱其俱爲景德原刻諸經之一，蓋北宋之監刻矣。鐵琴銅劍樓又藏宋刊大字本周易注疏十三卷，半頁八行，經下夾行注，有「注云」二字；疏夾行，冠大「疏」字，陰文；與附音公穀注疏之爲陽文大「疏」字者不同。後有海寧陳鱣仲魚跋，謂即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謂紹興初監本也。然按岳珂沿革例又稱：「九經監本，譌謬脫略，多仍五季之舊，與俗本無大相違。紹興初，僅取刻板于江南諸州，視京師承平監本又相遠甚，與潭、撫、閩、蜀諸本互爲異同。嘉定辛巳春，朝廷命冑監刊正經籍。柯山毛居正誼父遂取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書選粹文集，研究異同。凡字義音切，毫釐必校。刊修僅及四經；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而誤字實未嘗改者十三。繼欲修禮記、春秋、三傳；誼父以病目移告，事遂中輟。」則是監本九經有譌脫也。景祐元年九月，祕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所